

佛 门 精 灵

名
劍

◎ 魔幻侠义



名列小说

魔幻侠

系列之一

佛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精

灵

③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魔幻侠义之二

佛门精英

名剑著

责任编辑 李 声

封面设计 张 勤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邢台市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14 千字: 2460

版 次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 套

ISBN 7—228—03690—5/I·1425 卷二定价: 45.90 元

(全套四卷共13册, 定价: 198.90 元)

其人其书

武侠小说陷入低谷之说，看来已成为天大的笑话。名剑、黄易两位武林全新发展大师异峰突起，以其奇招怪式将江湖搅得轰轰烈烈、令广大读者群情激奋，一股新的武侠小说浪潮正汹涌澎湃势不可挡。黄易小说构思宏大缜密，情节妙想天开，而名剑小说则以气势磅礴魔幻离奇著称。在他的笔下，侠不仅行侠仗义而且更显人的本能、技也不单靠卖身挣钱，而受江山社稷，和尚也食人间烟火。因此他的小说一出台，立受读者追捧，热爱此道的读者倍感快乐，又有两位大师的作品来点缀我们多彩的人生。

郎呆妾恼

柳 泉 葵 庭

关晓月细长双目微合，几乎完全掩盖在眼珠的眼皮底下，寒光熠熠，直透人心凉，朝铁蛋一抬下巴。“你跟我来。”又瞥了李黑一眼。“你等着。”转身向左首树林行去。

他话中似有一股使人不得不遵的力量，铁蛋当即着了魔一般，乖乖跟在他屁股后面。

关晓月头也不回，走出数十丈，忽然悠悠的道：“那天被你跑了。”语声很轻，语气也很平静，但铁蛋却猛个看见身周树木上的枯叶片片飘落下地，不由心头一紧，手掌直冒冷汗。

关晓月又道：“从来没有人能从我手中跑掉。那次算你运气。”

铁蛋心上虽打鼓不休，但听他如此托大，仍忍不住冒火，哼笑道：“我想跑就跑，谁又能把我怎么样？”

关晓月的肩头稍微向上耸了耸，枯叶便急剧向下落了一阵，满林乌鸦喧天躁起，关晓月的语声却依旧平和：“杀人偿命。世间任何帐都可以赖，唯独这种帐不能赖。”

铁蛋大声道：“那个‘摩云剑客’徐苍岩根本不是我杀的，我偿他个屁？不偿就不偿，半个屁也不偿！”又觉如此

言语未免太冲撞死鬼幽灵，有违佛祖大慈大悲的旨意，忙改口道：“我帮他念念经，做场法事也就是了。”

关晓月默然半晌，肩膀微微垂下。“我也知道不是你杀的。”

铁蛋心弦才一松，几片枯叶却又落上他的头。

“但我既然找上了你，你还是得跟我走。”

铁蛋停下步子，气极大笑。“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的剑快，就可以目中无人？”

关晓月也站定身形，与铁蛋相隔三丈远近。此处已是密林中央，天色陡然暗了下来，无数根光秃枝桠，宛若无数柄刺穿天空的剑。叶已不落，鸦已不噪，铁蛋耳中却仿佛听见一缕金铁振动的清音。

关晓月的双手仍垂在身侧，肩头剑柄不知怎地竟似在腾腾跳跃。

铁蛋抖了抖十指，尽量放松肌肉，一股强大无比的窒息之感兜头罩下，他眼中看到了两般景象，左眼是极乐净土，右眼是十八层八狱——只就没有人间。

一刹那，铁蛋脑中闪过了很多东西，自己所熟悉仰慕的人脸、少林寺的屋宇、美味的食物、新鲜的山川河流空气树木，以及种种欢乐、喜悦、悲哀、痛苦。

这些东西交织错杂，只形成了一个意念，“没有人能够叫我死！”每一滴血液都在呐喊澎湃，每一根筋肉都已贲张到极致，他的瞳孔如同豹子一般缩成了一条缝，将身周任何一丝细微举动都收入眼中。

“来吧。”铁蛋轻轻告诉自己，胸中占满了磐石也似的信心。

关晓月仿佛感应到了什么，肩膀又微微一耸，轻喟一声：“英雄出少年。”

紧贴在这声叹息底下，一抹几乎觉察不出的颤音，恍若初夏微风掠过荷花池面那般轻柔，千树枯叶却宛如千万只蝴蝶离树飞起。铁蛋耳中轰然作响，眼前更立刻黑了起来。

天光已被斩碎。

处于全然的混沌之中，铁蛋无所凭峙，根本不知剑锋指向何方，然而落叶飘飘，却救了他一命。

叶片随着剑风舞烫，铁蛋全靠皮肤的触觉，探悉了那一寸没有落叶的空间。

没有落叶，即是剑锋。

铁蛋钵盂翻出，准准填向那空隙。

天光复燃。

《魔幻侠义》之二

剑尖在钵盂底部打了一转，好像迸碎了一串念珠。漫天落叶倏然跌贴地面。

铁蛋依旧看不见东西。

无数颗小太阳，放射出无数道焰芒，天地之间从未有过如此绚烂的一瞬。

铁蛋迎着强光，奋力瞪大眼睛。即使是太阳也有黑点，铁蛋果然找到了那比针尖还细的黑点。

钵盂迎上。没有发生任何声响，激光伞芒倏地拢聚成一道飞箭。

铁蛋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无能为力，也第一次见到如此奇美绝伦的光线，好像彩虹的七色混揉一处，又好像上百条流星尾巴缀成了一座星桥。

铁蛋没有举钵盂，此刻，这只是个无用的动作。他仰面躺倒在地，心中全无思虑，随任躯干的凹凸起伏，乱滚一气。

仿佛滚动了几百年之久，他依稀听见一声：“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”轻轻一句话中包藏了无尽的惊奇、赞赏，以及些许沮丧。

铁蛋又过了好久，才清楚瞧见身周物事。丑陋的光秃枝桠，暗银色的云层，和一条缓缓爬上手臂的毛毛虫。

“我还活着！”对他而言，仅只这个念头便已足够。

一挺腰，鲤鱼般腾头扑尾的跳起，拍了拍身上尘土，关晓月早已不见踪影。

铁蛋暗犯嘀咕，犹自怔怔，酒鬼也似跌跌撞撞的出了树林，帅芙蓉等三人可也没了影儿。

铁蛋心中一凛：“莫非被关晓月抓走了？”

蛤蟆般四处乱跳了一圈，忽见一处地下砂土翻得蹊跷，走近前去一看，立刻手舞足蹈，雀跃万分。

地上歪歪斜斜的写着几行字：“听左雷说，你这三个徒弟各具异禀，暂借一用，事后再完璧归还。”正是师父岳翎的笔迹。

“师父已经在北京了！”铁蛋乐了一回，又生气忖道：“刚才关晓月差点宰了我，他却连管都不管，这个师父不要也罢。”

又禁不住狐疑：“帅芙蓉他们有什么异禀？借去作啥用途？唉，师父，你真是愈来愈像个鬼了。”

满腹心思的一路走回城内，想要探探师父的行迹，便在路上来回遛达。只见城中老大一块地区的四周都派有军队把守，显然就是将来皇帝所在，遥遥望去，巨石累叠，土堆四落，大约正在打埋地基。

向北角落上，一撮“金龙堡”人马正自驻足细观，“独角金龙”秦璜大挥着手，口沫横飞，不知在诉说些什么，身旁仍作和尚打扮的建文太子则垂首默默，意兴索然。

铁蛋暗道：“这倒奇怪，‘金龙堡’人马既也一到北京，小豆豆怎地不和她爹在一块儿，却跑去和‘神鹰堡’的人瞎搅和？难道她爹已把她许配给姓桑的不成？”

心头如同被毒蛇狠狠咬了一口，又痛又麻，赶紧制止自己再往下想，匆匆走离日后的九重龙凤阙，欲待觅路回返“庆寿寺”，可撞着“神鹰堡”从游罢归来，一路泼金洒银，惹人侧目，“梳翎神鹰”柳翦风高头大马，刺刺当先，“美髯公”桑半亩则仍旧垂头丧气，咕嘟低唱：“有德的受贫穷，更命短；造恶的字富贵，理寿延……”

桑梦资却似开朗了许多，眉开眼笑的和秦琬琬絮絮低语，几乎把头贴上了她的腮帮子。

铁蛋脖儿一缩，野狗也似挨着路边墙根魂行鬼步，鼻管直喷冷气，明知这番妄念大大不该，正经事儿又迫在眉睫，可怎么也忍不住偷抛起眼珠，尽向秦琬琬脸上瞥去。

眼见那伙人转过街角，绝尘消失，兀自呆楞楞的回不过神，终于猛一咬牙，寻思：“今天非找着小豆豆说个明白不可，干脆叫我死了这条心，乖乖的当和尚去。”转念又觉

得这想头瘟神瘟气，忙一摇头，换过另一边脑筋：“叫她别用妖怪的法术来迷惑我啦，酒家不吃这一套。”

大步随着“神鹰堡”的马蹄烟尘，直直跟过了半座北京城，才见他们在一家颇为雅致的客栈之前下了马，乱哄哄的没入门内。

铁蛋滑动两只脚板，跑到那门首来回张望一阵，当不得客栈伙计的恶眉白眼朝自己乱打过来，憋着一肚子乌气，转到附近一家小面馆里靠窗坐下，叫了碗阳春面，眼不离客栈大门，一边巴望天色快黑，另一边却又想不出到时候该讲些什么话，急得满头冒汗。

过不一会儿，面店伙计送上面来，深压在帽子底下的眼睛向他他瞟了瞟，愈发低垂着头，匆匆走开。

铁蛋略微觉得有点奇怪，回眼一望，只见面店内只有一个师傅、一个伙计，身量都颇高大，臂粗胸阔，唯独颈项似乎都有点毛病，一迳把头垂在胸前。

铁蛋满腹心事，无暇再去打量他俩，又直勾勾的瞪着客栈那方向。

但听又一个客人慢吞吞的踱进店来，拉开张椅子坐下，轻咳一声，道：“老板，来碗面。”

话入铁蛋耳中，只觉这声音仿佛在那里听过，不由看

了那人一眼，却见他头戴毡帽，也是压得低低的，使人瞧不清他的长相。

那师傅端坐在煮面的大锅旁不动，哑着嗓子问：“要什么面？”

那客人的嘴角仿佛微微撇了撇。“我要一碗人肠面条，人血汤，人肝绍子，再配几碟人筋、人肚、人脚冻。”

铁蛋楞楞忖道：“哪有这么稀奇古怪的菜？真会寻人家开心。”

却闻那师傅哈哈一笑。“有有有，马上就来。”霍然起身，右臂一挥，盛着滚汤热汤的大锅立刻照准那客人面门飞去，锅还未至，热汤先已暴雨般兜头洒落。

那客人长笑不绝。“这就是贵店的待客之道？”双手不知怎地一按，身前方桌早跳上头顶，恰恰挡住那阵滚汤，左手五指再托着桌底一转，桌沿飞旋，“呛”地把大锅子切得扁烂。

那伙计闷声不吭，蓦然欺近那客人身侧，银芒双滚，卷向对方上中二路，却是一对“风火轮”。

铁蛋这才认出这伙计原来竟是“银甲神”周坤，那煮面师傅自是曾任少林俗家三十六门盟主的“金甲神”周乾了。他俩自从那日愤然辞掉正副盟主之位，反出“聚义庄”

后，便似乎空消失了一般，任人百般打听，也得不着半点消息，万万想不到他俩居然在北京城里开了一片小小面店，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。

只见那客人离座跃起，竟尔贴上了屋顶，边喝道：“就算你们今日逃得出我手掌，将来也逃不过武当派那些道士的追杀，我看你们还是乖乖认命了吧！”

“金甲神”周乾嘿然冷笑。“你这死了主子的狗腿鹰爪，即使逮住了咱兄弟俩，却又向谁邀功去？”翻手从灶底取出“日月双轮”，左右一展，屋内顿时光花万丈，犹若两团火球，“扑”地朝屋顶烧上。

周乾既曾被少林俗家各门公推为盟主，手底功夫自非泛泛，较诸乃弟周坤高出了一大截，此番含愤出击，威势果然惊人，只一下焰芒吞吐，便将屋顶割开了一个大洞，逼得那客人存身不住，翻下地面，正好落在铁蛋身边。

铁蛋和周氏昆仲虽然没啥交情，但那日在少林武当大会上目睹他俩重义轻名，豪气干云之态，心中早存敬重，暗忖：“这可要帮他们一帮。何况那吃人面的家伙是个什么‘狗腿猪脚’，定非好东西。”

当即伸手抓住那人肩头，喝道：“别乱找人麻烦，滚过点！”顺势一抛，把他从窗户中甩了出去。

那人全没料到竟会遭此突袭，幸亏身手不弱，又打一个筋斗，牢牢站住，头上毡帽掉在地下，露出一张青紫红肿的脸来。

铁蛋大惊失声：“是你？”

“嫉恶如仇”石擒峰也楞了楞，转而冷笑连连。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们统统都是和彭和尚一路的。”铁蛋因他曾救过自己一命，心中大感抱歉，嗫嚅道：“我……不知道是你……”石峰一张鬼脸撕扯得更加狰狞，嗔目道喝：“住！早知你这小子恩将仇报，那天就把你一掌毙了！”

人随声进，袍底三尖两刃刀犹若地狱刀山崩颓裂碎，万千锋芒纵横流窜，将屋外雪气一古脑儿全倾贯到了屋中。

“金甲神”周乾生怕铁蛋吃亏，日月双轮一升一坠，宛如两道射破浑沌的初世鸿光，直罩石擒峰侧面。

“嫉恶如仇”久闯江湖，深知周乾的厉害，哪敢大意，忙分出兵刃应付，却以为铁蛋易与，只用左掌击向他胸口——虽是中途变招，速度仍如电闪，掌锋早至铁蛋“幽门”大穴。

但听“啪啦”一声劈竹脆雷，铁蛋丝毫未动，石擒峰却整个飞了起来，周乾双轮恰好锁上他的三尖两刃刀，一扯一夺，兵刃立刻脱手，身子犹如带着门板摔到对街，半

响爬不起身。

铁蛋本是因为情急才出掌硬封，不想自己功力近日增强太多，竟叫对方闹了个灰头土脸，忙抢上两步，伸手去扶。

石擒峰还当他故作姿态，气得鬼脸乱抖，猛地甩开他手掌，恶笑道：“很好！彭和尚的手下果然不凡，今日领教了。”站起身来，撞了撞尘土，仍然搞不懂铁蛋为何变得这么厉害，似想再说些什么，终而厉哼一声，举步欲行。

周乾双目放光，喝道：“家祖虽是彭教主的徒弟，但咱们两个不成材的东西，可入不了彭教主他老人家的法眼。你这狗腿有事尽管冲着咱弟兄两个来，别把他老人家的名号吊在嘴上念。他老人家今天若在这里，定叫你半根骨头都剩不下！”

石擒峰耸耸肩膀，冷笑不绝。“天道易过，法理难容，不管我姓石的今天是何职位，天涯海角也非把你们这些乱臣贼子抓光不可！”傲然挺直腰干，一拐一拐的走远了。

周氏兄弟忙上前和铁蛋见礼，口道：“小师父仗义相助，感激不尽。”

铁蛋心忖：“帮了他俩是‘义’，打了曾经救过我命的人，又是‘负义’，这个‘义’字可真难全！”望着石擒峰